

生活之歌

——序吴新生文集《蓦然回首》

石楠



《蓦然回首》 吴新生 著
安徽文艺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

我和吴新生相识是在“同步悦读”平台。先认识他的文，再识他这个人。他写得很快，不几年，就有了近百篇文章。这些作品，大多刊发在国内一些报刊上，有的还获过全国性的多种奖项，被目为同步悦读“安庆四大金刚之一”，在文学圈有一定的影响。

新生出自乡间，中学没读完，就参军服役，上过前线，经历过战争的考验，负过伤，立过功。复员回到农村，没有继续学业，曾在乡村小学代课。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，只身到城里闯荡谋生，摆过地摊，从事过多种工作，在求职的路上受过骗、上过当，也有过很多美好的际遇。他的人生之路虽有很多坎坷不平，但也丰富多彩。这多彩中就有文学的滋养。他喜爱读书，在那些连饱腹都不能保证的日日夜夜，因为有古今中外小说和名著的陪伴，有书籍的营养，文学之灯，照亮着他的心空，他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和希望。

我一直认为，生活是文学的母亲，创作的源泉。真实的情感，无不来自生活。没有鲜活的生活，是难以写出鲜活生动的生活细节来的。情，是一切创作的魂灵，凡是好的作品，都来自作者的切身体验，无不是作者捧奉出的一颗真诚的心，只有用真实的情感创作出的作品，才能唤起读者的共鸣，打动读者的心。情，更是诗和散文之魂。

新生作品的题材，大多来自人生的经历，和他成长路上的风雨暖阳。这厚厚的一摞书稿，是他数十年生活的积累和体验。读他的作品，就是在读他人生路上一个接一个的故事。从这些故事里，我能听到他激情澎湃的心跳，感受到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渴望，也能感知到他的彷徨和失落。他捧出的是一颗真情的心，他是个感恩重情厚谊的人。他用真诚的笔，激情澎湃的语言，写他父母、亲人对他的爱，写人间的冷暖炎凉，写战友的情深，写爱的萌动和真情，写他对幸福的向往，写人间的真爱真情……

他在《父亲不会笑》中，用平实的语言，写活了他的父亲。“他总是板着脸，蹙着眉，好像别人永远欠他的。”“每当我犯错，只要远远看见父亲，我是风一样逃走，而父亲就成了追风的人。于是，一场热闹会在我的哭喊中拉开序幕。父亲追着揍我，祖母追着拦父亲……”他说他非常畏惧父亲，“他远远咳嗽一声，我们一个个立即屏气息声。”“笑容对他来说，是很奢侈的东西。”但他的父亲并非不会笑，“碰到有文化的人特别是教我的学校老师，他又像一尊‘弥勒佛’，隔着老远，他的脸上就会堆满了笑容，甚至浮现出一丝谄媚之态。”他写他父亲的严，也写父亲的慈。他很淘气，有次用弹弓把邻家生蛋老鸡打死了，他母亲将家里正生蛋的大黄鸡赔给了人家，还搭上十块钱，可邻家还不乐意，要教训他。他知道闯了大祸，没命地逃，父亲跟在后面追，结果父亲追不动了，坐在了地上，大口喘气，他想起父亲有病，还病得不轻，有些慌了，就站住不跑了，横下心来，想起了江姐刘胡兰，就有了誓死如

归的勇气。“父亲这时慢慢起身走过来，面沉如水，蹲在地上替他系他散开的鞋带，然后牵起他的手：‘走，跟我回家！今天我不打你，别人也休想打你！’”这个小细节，写出了严父慈爱的另一面。

《请你原谅我》，写的是他在老山前线受伤住院期间，他和战友的深情故事。女护士二妮在他极度悲观、拒绝治疗的时候，发现了他口袋里藏着的半张照片，猜到了他的绝望情绪并非全是因为受了重伤，还有失恋的痛苦，为了帮助他战胜悲观绝望，战胜伤痛，给他心灵以慰藉，说了一个美丽的谎言。他写道，“望着我，她笑了笑，把照片轻轻放到枕边，然后握着我的手，又像是下了好大决心，伏在我耳边说：‘我，喜欢你！’”她的声音很轻，但对我的震撼却很大很大，刹那间，我气血翻涌，呼吸急促，这一刻我竟然忘记了疼痛。她的体温通过柔软的手心温暖了我，我仿佛也能感受到她的心跳。闻到她身上的味道，我的心一下乱了起来，我不敢抬头看她，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……仿佛打了镇静剂……‘听话，等一会就做手术，一切都会好的！’”

“喜欢你”和由之引伸出的故事，不论这个情节是否虚构，我都觉得这个细节来自对战友的真诚的爱，用得好，活画了一个正经受失恋痛苦又遭遇重伤打击的青年战士，复杂情感和思维的起伏变化，彰显了战友间的深情。

《黑框眼镜》写的是他去一家公司面试文秘工作途中发生的故事。路上，他被一辆“炸街”的摩托车带倒了，眼镜撞飞了，碎了，他什么也看不清了。没有眼镜，无法去面试，又身无分文。在这篇短文中，他塑造了腿有残疾的老板的好人形象。当老板得知他的处境，义无反顾地给他配好了眼镜，并说，“人在外面跑，谁没有个困难的时候，眼镜你先戴着……小伙子，我相信你。”当他要把退伍证押给他时，他说“不用不用，你去应聘，人家看你在部队待过，说不定会另眼相看，到时候能派上用场呢……”从《一碗蛋炒饭》中，也让我感受到了普通百姓的善良正直的人性光辉。

除了那些写人的篇章，我也喜欢他写景抒情的文字。他的那篇《又见清荷香满湖》，是他游焦岗湖的游记。他多次去过焦岗湖，这次写的是焦岗湖的荷花。他赞荷花，文词优美，思绪开阔，“叶若伞盖，莲杆荷容出水，或粉如浅脂，或素似瓷白，参差夹杂，清新明亮，不妖不炫……格局阔大，豪爽不拘……”“荷是携梦而来的花朵，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士，更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花之君子。”他们的船荡漾在湖面上时，他浮想联翩，想到了李易安《如梦令》的“误入”，又从盛花写到李义山的“留得残荷听雨声。”感叹万物的枯荣，他慨叹“荣既是枯，枯既是荣，向死去，便新生。”上升到哲学层次上来了。

生活养育出文学，文学照亮我们的心灵。新生是一个生活的歌者；多读多写，文章就会越写越好。文学是个冶炼灵魂，让灵魂越来越高洁的事业，值得我们为之付出毕生的努力，甚或牺牲。深爱文学的朋友，我们共同为之而奋斗吧。



幸福如何测度

——读刘正山《幸福论》

时博

刘正山先生2025年10月出版的新著《幸福论：幸福及其测度研究》，是他继《幸福经济学》《幸福与幸福指数》《幸福横店》之后，在幸福研究领域的第四部专著，也是其“幸福四部曲”的理论奠基之作。如果说前三部著作分别从随笔式思考、实证计量与案例分析等三个维度切入幸福议题，那么这部《幸福论》则将目光聚焦于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：幸福，究竟如何测度？

这是一个看似技术性、实则关乎文明尺度的问题。长期以来，国内生产总值(GDP)及其衍生指标主导着对发展水平的评判，但“幸福-收入悖论”早已揭示：经济增长与幸福提升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。当“中国式现代化”明确锚定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”时，如何构建一套既扎根中国文化传统、又具备科学严谨性的幸福评价体系，便成为一个绕不开的理论课题。刘正山的《幸福论》，正是对这一课题的系统回应。

全书八章，可大致划分为三个层次。第一层是“观念清理”——作者在不同文化、不同术语、不同视角下梳理幸福的定义史，指出现有幸福测度在学术界与公共部门实践中存在的理论困境。第二层是“方法建构”——从个体维度的“鲁滨孙·克鲁索经济”幸福测度，到群体维度的量表设计、效用理论与人际比较，层层推进。第三层则是“实证检验”——通过幸福指数的构建与测算案例，对前文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。

通读全书，引人注目的理论创新，是作者原创性地提出“转换系数”这一概念，作为沟通主观幸福感与客观指标之间的桥梁。幸福测度的核心难题之一，是如何处理主客观指标之间的鸿沟：收入、健康、教育等客观数据，与个体内心真实的满足感之间，并非一一对应。转换系数的引入，正是试图在一个可计算的框架内，让不同维度、不同个体之间的幸福具备可比性。这一工作，延续了作者在《幸福与幸福指数》一书中对基数效用论的重新重视，并在本书中得到了更为系统的理论深化。

另一值得注意的特征，是本书鲜明的文化自觉。第一章以“现代性叙事、话语竞争与文明尺度更新”开篇，将幸福指数的讨论置于中西文明比较的宏大视野之下，明确提出“幸福指数：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下的新尺度”。这表明作者的意图并非在西方幸福研究范式内做边际修补，而是试图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实践中，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评价标准。这种“以中国为方法”的理论抱负，与其另两本著作《老子经济学》和《文化传统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》一脉相承。

当然，作为一部聚焦“测度”的专著，本书的阅读门槛要高于一般的文化评论或经济学随笔。书中涉及大量关于量表设计、样本量确定、效用函数设置等技术性讨论，对读者的方法论素养有一定要求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它为中国幸福指数的构建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理论工具，而非仅仅停留于观念层面的倡导。

从2007年中国第一部《幸福经济学》问世，到如今《幸福论》的系统建构，刘正山在幸福研究领域的学术跋涉已近二十年。这条

脉络清晰地展示了一位学者从“问题提出”到“方法建构”再到“理论奠基”的完整轨迹。对于关心中国式现代化评价体系构建、关心“幸福”如何从一个日常语汇转化为科学范畴的读者而言，这部著作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研读的起点。



《幸福论》 刘正山 著
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